

〔瑞典〕賽·拉蓋洛芙原著

尼爾斯奇游記

〔蘇聯〕茲·查杜娜依斯卡雅 改寫
阿·柳巴爾斯卡雅
李 俊 民 譯



〔德國〕威·舒爾茨繪圖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講一個不愛學習的頑皮孩子尼爾斯，有一次被小妖精用魔法變成一個小人。他騎在他家的一只白鵝背上，飛到空中，跟着一群野鵝出發作長途旅行。通過這次奇異的旅行，尼爾斯增長了很多見識。他結識了許多朋友，也碰到過好幾個凶惡陰險的敵人。他在種種困難和危險中受到了鍛煉，逐漸養成了勇敢、機智、友愛、團結和愛護集体的優秀品質。最後，尼爾斯恢復了原形，回到家中，從此變成一個愛勞動、愛學習的好孩子。

С. Лагерлеф

ЧУДЕС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ИЛЬСА С ДИКИМИ ГУСЯМИ

Деттинз 1940

尼 爾 斯 奇 游 記

(瑞典)賽·拉·蓋·洛·美原著

(蘇聯)茲·金杜姆依斯卡維改寫

阿·柳巴爾斯卡維

李 值 民 譯

(德國)威·舒 爾 茨繪圖

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一四號

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：譯2059 (高)

開本 787×1092 1/28 印張 6 1/14 字數 118000

1956年8月第1版

195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2000 定價(3) 0.38元

第一章 樹林里的小妖精

1

从前，在瑞典的威明海格小村庄里，有一个小孩子，名字叫做尼尔斯。他到十二歲，就和村子里其他的孩子一样过活：冬季上学念書，夏季放牧鵝群。但是說老實話，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小学生，同时又是一个很不好的牧鵝孩子。学校里的老师老是責备他，說他從來不曾好好学习功課；鵝兒們呢，也老是啄他，咬他，因为他老是戲弄他們，把他們翅膀上的羽毛拔下來。

他就这样过着日子，但有一次他碰到了一樁非常奇怪的事情。

那事情是这样的。

那天是星期日，爸爸和媽媽到鄰村的市集上去了，尼尔斯独自留在家里。尼尔斯本來也想跟他們一起出去的。他甚至已經穿上了他那套節日才穿的服裝：方格子布的襯衫和簇新的皮褲子，襯衫上面还有一排几乎像腰帶扣子那么大的螺鈿鈕。可是这一次，他却不能出去誇耀自己的新衣服了。

好像是故意跟他为难一般，爸爸在出發前突然想起要看看他的記分冊。其实，他的分数并不比上星期差，甚至还比上星期好一些：他一共

只得了三个兩分和一个一分。但是，这怎么能使他的爸爸滿意啊？爸爸立刻命令尼尔斯留在家裡溫習功課。自然，尼尔斯本來可以不听爸爸的話，可是爸爸新近買了一條又闊又硬的皮帶，那上面还有一个坚硬的銅扣子。爸爸曾經警告他：只要一碰到適當的机会，就要請尼尔斯的背脊尝尝新皮帶的滋味。那还有什么办法啊！尼尔斯只得在桌旁坐下來，翻开了教科書，接着……接着他的眼睛就望到窗外去了。

在三月陽光的照耀下，雪已經融化了。

整个院子里，雪水不但变成好多条渾濁的“小溪”，到处奔流，还泛滥成好几个廣闊的“湖”。

公鷄和母鷄高高地举起爪子，小心地繞着这些水窪走，但是鷄兒們都勇敢地涉到冰冷的水中。他們在那兒嬉戲，濺水，把一陣陣的水珠向四面八方洒去。

如果不是这些討厭的功課，尼尔斯自己也不会反对到水窪中去涉水的。

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气，厭惡地死記着功課：“有袋类和翼手类〔注〕属于哺乳类。有袋类又可分为……”

但是，門突然呀的响了一声，一只毛蓬蓬的公猫溜到房間里來了。猫不属于有袋类也不属于翼手类，尼尔斯就因为这一点，对他非常欢迎。他甚至忘掉了他留在他身上的一切伤痕和爪痕，那还是他們上一次战斗的紀念品哩。

“呼嚕——呼嚕——呼嚕！”尼尔斯喚着猫兒。

〔注〕 有袋类和翼手类是哺乳动物中的两个类别，前者如袋鼠，胸前有一个肉袋，后者如蝙蝠，它的手上有薄膜，和鳥类的翅膀一般。

但是，猫兒一看到尼尔斯就突然弓起了背，向房門倒退。因为他十分明白，他在跟什么人打交道。他并不这么容易忘記：就在三天之前，尼尔斯曾經用燃着的火柴燒过他的鬚鬚。

“喂，來呀，過來呀，我的可愛的猫兒，來呀，我的胖猫兒！讓我們一起玩一會兒，”尼尔斯劝他。他从安乐椅的靠手上把身子弯了过去，在猫的耳朵下面輕輕地搔着。这是非常舒適的：猫兒的态度立刻軟化了，他开始打起呼嚕來，同时輕輕地用身子擦着尼尔斯的小腿。可是尼尔斯正好等待着这一着。尼尔斯把手用力一拉——猫兒就倒挂在自己的尾巴上了。

“喵——啊——啊——鳴！”猫兒發出刺耳的尖叫。

“啊——哈——哈——哈——哈！”尼尔斯的笑声比猫兒的叫聲还响。他把猫兒向上一拋，猫兒就在半空中翻了一个跟斗，但他还來得及用他的爪子在尼尔斯的身上“撫摩”了一下。

他們的游戲就这么結束了。

猫兒逃走了，尼尔斯又开始專心念書。

“屬於翼手类的动物有……”

但是，究竟什么动物是屬於翼手类的，尼尔斯結果还是不知道，原來他已經呼呼地睡熟了。

2

尼尔斯沒有睡上多久，被一陣吵鬧聲驚醒了。

尼尔斯抬起了頭。挂在桌子上面的那面鏡子映出了整個房間。

尼尔斯伸長了脖子，開始注意地察看着鏡子里的一切。

房間里沒有人。

突然，尼爾斯發覺媽媽放節日穿的衣服的箱子，不知怎麼，蓋子已經被人打開了。

尼爾斯不禁大起恐慌。很可能當他睡着的時候，一個小偷已經溜到房間里，而現在，他也許就躲在箱子或是衣櫥後面呢。

尼爾斯嚇得縮緊了身子，不敢呼吸。

突然，鏡中閃過一個黑影。接着那黑影又閃了一次。然後，又閃了一次……

在衣箱的邊沿上，不知是什麼東西在慢慢地小心地爬着。

是老鼠嗎？不，不是老鼠。

尼爾斯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了鏡子。

奇怪極了！他清楚地看到箱沿上爬着一個小人兒。這個小人兒的頭上戴着尖頂軟帽，身上披着直拖到腳跟的長外套，腳上穿着一雙紅色的附有銀扣子的短皮靴。

這不是小妖精嗎！真正的小妖精！

媽媽常常向尼爾斯提起那些小妖精。他們是住在樹林里的。他們不但能夠說人類的話，而且還能夠說獸類和鳥類的話。他們知道一切地底下的寶藏。只要小妖精們願意，他們能使冬天的雪地開出鮮花來，也能使夏天的小河一下子結冰。

但是這個小妖精闖到房間里來幹什麼呢？他在媽媽的衣箱里找尋什麼呢？

“好吧，等一下！我立刻給你顏色看，”尼爾斯低聲說。他突然從釘子上面拿下那頂捉蝴蝶用的捕蟲網。

捕虫網輕輕一揮——小妖精就立刻落到網里去了，好像一只被捉住的蜻蜓一般。

他的尖頂帽一直滑到他的鼻子上面，他的腳被他寬大的外套絆住了。他白費力氣地掙扎着，揮舞着兩手，竭力想抓住網索。但是他剛剛有點兒站穩身子，尼爾斯把捕虫網一抖，小妖精就立刻墜到網底去了。

“听我說，尼爾斯，”小妖精終於哀求說。“放我自由吧！我一定給你一塊金錢，一塊比你衣服上面的鈕扣還要大的金錢。”

尼爾斯想了一會兒。

“好吧，這個主張倒很不壞呀，”他說，同時停止抖動捕虫網。

小妖精拉着網索很敏捷地爬了上來。他快要爬到鐵圈子那兒了，他的尖頂軟帽已經伸出了捕虫網的邊緣……

可是尼爾斯突然覺得這樁交易似乎太便宜了。除了金錢之外，他有可能使小妖精一下子教會他功課。同時，還可想出更多的要求來的！小妖精現在一定會同意一切，一個落在網里的傢伙是不能跟他還價的。

於是尼爾斯又把捕虫網一抖。

突然，尼爾斯覺得頭上受到了一下極猛烈的打擊，捕虫網從他的手中飛了開去，他自己也像陀螺一般直滾到牆角里去了。

3

一霎時，尼爾斯躺在那兒不能動彈了。接着，他呻吟着，叫着痛，站了起來。

小妖精不見了。箱子也蓋好了。那頂捕虫網還是掛在老地方——在牆壁上，在衣櫥和窗子之間。

“这一切都是做梦吗？”尼尔斯说，同时一跛一跛地慢慢向自己的安乐椅走去。

他只走了两步就停住了。房间似乎出了毛病。他们那个小房间的墙壁突然向四面退了开去，天花板升得很高很高。尼尔斯常常坐的那把安乐椅，竟变得像一座不可攀登的高山一般。尼尔斯为了爬到那把椅子上面，不得不像爬一棵丫丫叉叉的橡树那样，从雕花的椅脚上爬上去。

那本动物教科书仍旧摊在桌上，但它变得非常巨大，使尼尔斯到了书上面，不能一下子看清楚一个字母。尼尔斯索性把肚子贴在书上，慢慢地从一个字爬向另一个字，又从这一行爬向另一行。

等到他读完了一个短句，简直连汗也淌下来了。

“真见鬼！这样念下去，念到明天晚上也念不完一页书啊，”尼尔斯用袖子擦着额上的汗水说。

突然，他看见镜子里有一个很小的小人儿在看他。那小人儿跟他刚才用捕虫网捉住的小妖精一样大小，只是服装不一样：那个小人儿穿着一条簇新的皮裤子和一件方格子布的襯衫，襯衫上面还有一排很大的钮扣。

“啊哈，这儿还有一个小妖精哩！”尼尔斯想。“还打扮得这么漂亮！好像是到我家来做客人似的！”

“喂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尼尔斯喊道，同时用拳头威嚇那个小人儿。

那个小人儿也举起小拳头威嚇着尼尔斯。

尼尔斯立刻威风凛凛地竖起腰来，向对方伸了一下舌头。小人儿也威风凛凛地竖起腰来，也向尼尔斯伸了一下舌头。

尼尔斯顿一顿脚，小人儿也顿了一顿脚。

尼爾斯跳着，像陀螺一般地旋轉，揮舞着兩手。可是那個小人兒絲毫也不肯落在他的後面，他也跳着，像陀螺一般地旋轉，揮舞着兩手。

這時候，尼爾斯就一屁股坐在書上面，傷心地哭起來了。他明白了：小妖精已經對他施了魔法，那個從鏡子里面向他看的小人兒，正好就是他自己——尼爾斯。

尼爾斯只哭了一會兒就擦干了眼淚，他決定出去找那個小妖精。如果他好好地懇求小妖精饒恕他，小妖精也許會使他重新變做孩子的吧？

尼爾斯向院子里跑去。一群麻雀正在屋子前面跳來跳去。

尼爾斯剛爬到門檻上面，那群麻雀就一下子飛到籬笆上面，張開他們的麻雀喉嚨用全力高叫：

“快來看尼爾斯啊！快來看尼爾斯啊！”

“咯——咯——紅！”公鷄也高興得直啼。

母鷄們拍着翅膀，爭先恐後地咯咯大叫：

“那是活該！活該！活該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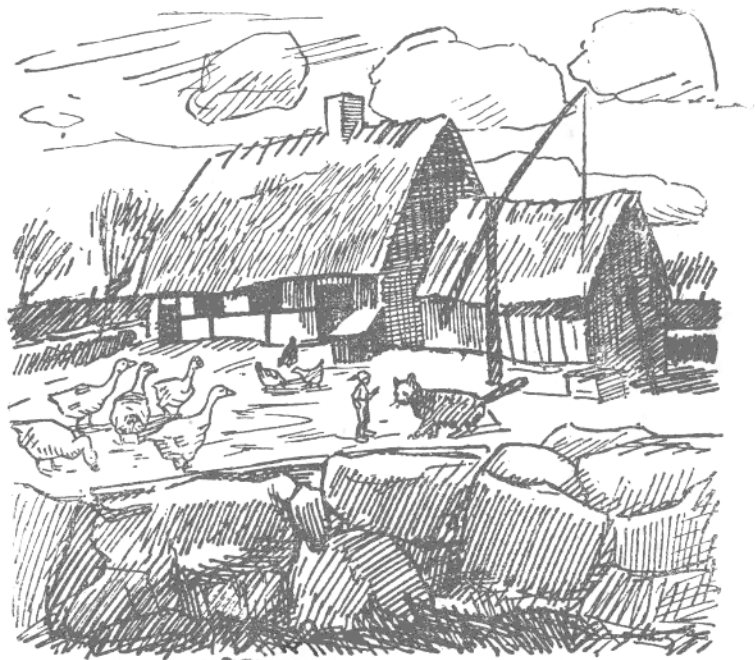
鵝兒們團團圍住了尼爾斯，伸長了脖子在他的耳邊噝噝叫道：

“好啊！好極了！現在該輪到你害怕我們了吧？害怕嗎？”

接着，他們就用硬嘴啄他，敲他，咬他，有的啄他的臂膀，有的啄他的腳。

如果那時候沒有一群野鵝飛過村子上空，可憐的尼爾斯一定要大大倒霉了。那群野鵝在空中排成一個漂亮的人字形，他們一看到他們的親戚家鵝，就飛得很低很低，大聲叫道：

“剛——剛——剛！跟着我們一起飛吧！我們要飛到北方，飛到拉伯



蘭〔注〕去！飛到拉伯蘭去！”

尼爾斯家的那群家鵝立刻忘掉了尼爾斯。他們顯得非常激動，開始剛剛地大叫，而且拍着翅膀，好像想試一試是不是也可以飛到天上去。但是一只老母鵝——她一定是鵝群中大多數鵝的老奶奶——却繞着他們大叫：

〔注〕 拉伯蘭就是瑞典、挪威北部和蘇聯西北部的那一個區域。

“你們瘋啦！你們瘋啦！不要發瘋！你們不是像他們那樣的流浪漢，你們是受人尊敬的家鵝！”

接着，她昂起頭，向天空中喊道：

“我們在這兒過得不錯！我們在這兒過得很好！”

鵝群中只有一只年輕的公鵝不肯听从老奶奶的忠告。他寬寬地張開又闊又大的白翅膀，飛也似地沿着院子跑來跑去。

“等我一會兒！等我一會兒！”他叫道。“我要跟你們一起飛去！我跟你們一起飛去！”

“這不是馬丁嗎，他是我家鵝群中最強壯的公鵝，”尼爾斯想，“大概他真的會飛去的！”

“停，停！”尼爾斯叫道，他立刻跟着公鵝馬丁跑去。

尼爾斯好不容易才追上了他。尼爾斯看中了機會，拚命向上一跳，用兩手摟住了那只公鵝的長脖子，把自己的身子整個兒挂上去了。但是公鵝一點兒也不感到怎麼樣，好像根本沒有尼爾斯挂在那兒一般。他猛烈地煽動着翅膀：一次，兩次，三次……連他自己也料不到，就这么一下子飛起來了。

在尼爾斯還沒有清醒過來之前，他們已經高高地飛到天空中來了。

第二章 騎在白鵝的背上

1

大風迎面吹來，扯着尼爾斯的頭髮，在他的耳朵旁邊吼叫着、呼嘯着。



尼尔斯骑在那只白鹅的背上，好像骑士骑着一匹狂奔的骏马一般：他缩着头，缩着身子，把整个身体贴在公鹅马丁的脖子上。他牢牢地抓住了鹅毛，眼睛也吓得紧紧地闭起来了。

“我立刻就要掉下去了，立刻就要掉下去了！”每逢马丁又阔又大的白翅膀向下一拍，尼尔斯就这样喃喃地说。

但是，过了十分钟，甚至过了二十分钟，尼尔斯还是没有掉下去。最后，他鼓起了勇气，微微睁开了眼睛。

在他的左面和右面，扑动着野鹅们的灰翅膀。就在尼尔斯的头上，飘浮着一堆堆的白云，它们几乎快要碰到他了。在很远很远的下面，横着黑黑的土地。但那一点儿也不像土地，好像有什么人在上面铺上了一条极大的花格子手帕。有一些格子是全黑的，有一些是灰黄色的，更有一些是淡绿色的。但它们其实是一塊塊才长出嫩草的草地和一片片耕过的田地。

草地和田地换成了黑色的树林，白色的湖泊又代替了树林，接着湖

泊又重新換成了土地，但野鵝們還是一股勁兒地往前飛，飛，飛。

尼爾斯終於完全喪氣了。

“大概，他們真的要把我一直帶到拉伯蘭去呢！”他想。

“馬丁，馬丁！”他對公鵝喊道。“快回家去吧！我們飛得夠了，夠了！”

但是馬丁不回答。

於是，尼爾斯施出全身的力量，用小木靴的靴尖踢公鵝。

馬丁微微轉過頭來，嗞嗞地叫道：

“喂，你！好好坐着，要不，我就把你摔下去……那時候讓你自己翻着跟斗飛下去吧！”

尼爾斯只得老老實實地坐着不動。

2

整整一天，白鵝馬丁跟那群野鵝飛得一樣快，好像他從來不曾做過家鵝，一生一世就是在飛翔中度過的。

“你這本領是從哪兒學來的？”尼爾斯驚奇地問。

但是到了黃昏，馬丁終於覺得累了。現在誰也看得出，他好像是一只初次學飛的家伙：一會兒落在後面，一會兒突然冲到前面，一會兒好像落到坑里去一般，一會兒又突然向上竄去。

野鵝們也看到了這一點。

“阿卡！阿卡！”他們叫道。

“你們叫我做什麼？”飛在全群野鵝前面的那只母野鵝叫道。

“那個白羽毛落到後面去了！”

“他應當明白，飛得快要比飛得慢容易！”母野鵝頭也不回地叫道。

馬丁竭力想把翅膀扑得更有力更快，但是他那对疲倦的翅膀愈來愈重，再也不听他的使喚了。

“阿卡！阿卡！”

“你們又喊我干什么？”

“白羽毛落下去了！”

“他必須明白，飛得高要比飛得低容易！”

可憐的馬丁用尽全力，尽可能向上飛去。但是這樣一來，他的呼吸頓時窒息了，翅膀也一下子失去了力量。

“阿卡！白羽毛掉下去了！”

“不能像我們一樣飛，那还不如坐在家里好，你們就把我這話告訴白羽毛！”阿卡叫道，她絲毫也不肯減低飛行的速度。

“真的，我們还不如坐在家里好，”尼爾斯咕噥着說，同時更加緊緊地抓住馬丁的脖子。馬丁好像被箭射中了一般，直向下墜。

幸虧他們的運氣好，下面路上有一棵細長的柳樹。馬丁扑到樹頂上，停在丫杈中間。

他們就這樣停在柳梢頭。

馬丁垂下翅膀，脖子彎了下來，好像是一條破布。他重重地喘息着，大大地張開了硬嘴，好像想把所有的空氣都吸進去。

尼爾斯不禁對馬丁憐惜起來了。他甚至開始設法去安慰他。

“親愛的馬丁，”尼爾斯親切地說，“用不着為了他們拋棄你感到傷心。你自己想一想：你怎么能跟他們比賽啊？你再休息一下，然後讓我們一起回家。”

但是這樣的勸慰是不對的。怎麼！難道旅行才開始，就向困難投降

了嗎？不，決不！

“你最好不要再向我說這種話！”馬丁噝噝地叫道。“閉嘴！”

接着馬丁猛烈地撲動翅膀，立刻一下子衝到高空，很快就追上了那群野鵝。

但是馬丁的運氣很好，天已經晚了。

田野蒙上了夜色，在他們繞着飛行的那個湖上面，騰起了厚厚的一層濃霧。

阿卡領隊的那群野鵝，開始飛下去宿夜。

3

野鵝們的腳剛剛碰到湖岸，喘息還沒有定，他們就毫不休息地立刻鑽到水中去了。岸灘上只留下了白鵝馬丁和尼爾斯。

尼爾斯從馬丁光溜溜的背上滑了下來，好像從結冰的小山上滑下來一般。終於，他又來到地面上了。他先把麻木的手腳搓了一會、頓了一會，接着向四面張望。

那地方荒涼得很。密密層層的高大松樹，好像黑色的圍牆一般，一直伸展到湖邊。在陰暗的松林深處，不時傳來一陣陣率率聲和沙沙聲。別處的雪早已融化了，但在這兒，在屈曲多節、到處伸展的松樹根上還留着一層層又厚又結實的雪。這會使人產生這樣的想法，就是那些松樹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跟冬季分手。

他們飛得多遠啊！現在即使馬丁願意回去，他們也找不到回家的道路了……無論如何，馬丁真是好漢子！……可是他在那兒啊？

“馬丁！馬丁！”尼爾斯叫道。

沒有人回答。尼爾斯驚慌地回過去。

可憐的馬丁！他伏在地上，好像一只死鵝，翅膀無力地復在地上，脖子軟綿綿地伸得長長的。他的眼睛已經蒙上了一層渾濁不清的薄膜。

尼爾斯感到非常害怕。

“可愛的馬丁，”尼爾斯俯向他說。“喝一口水吧！你可以看到，你立刻會振作起來的。”

但是白鵝動也不動。

於是尼爾斯用兩手抓住他的脖子，努力向水邊拖去。

這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。在尼爾斯家的鵝群中，馬丁是最強壯的一只公鵝，媽媽把他喂得很肥很肥。尼爾斯自己呢，現在並不比麻雀大上多少。可是無論如何，他還是把馬丁拉到湖邊，而且把他的頭浸到冰冷的湖水中去。

起先，馬丁動也不動地躺着，接着他睜開了眼睛，喝了一兩口水，勉強地站了起來。他站了一會兒，搖晃了一會兒，接着就向湖中走去。他一直走到水齊脖子深的地方，這才浮了起來，在冰塊之間游來游去。他不時地把嘴向水中一啄，把頭向後一仰，貪婪地吞下水藻和小蟲。

“他倒痛快，”尼爾斯嫉妒地想。“但是我从早晨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一點兒東西哩。”

於是尼爾斯立刻覺得非常想吃東西，好像他的肚子有什麼東西在吮吸一般。

那時候馬丁已經游到岸邊，嘴里銜着一尾銀白色的小鱸魚。他把魚在尼爾斯前面一放，說：

“在家里，我跟你並不是朋友。但是你在我遭到困難的時候幫助了

我，因此我要謝謝你。”

尼尔斯從來也沒有嘗過生魚的滋味。可是有什麼辦法呢，一定得養成習慣！別的晚餐是沒有的。

他在自己的口袋里翻檢着，找那把可以折疊的小刀。小刀还是在老地方，放在他右面的衣袋里，只是已經變得很小很小，好像扣針那麼大，放在袋里剛好。

尼尔斯拉开了小刀，大胆地剖開了鱸魚的肚子。

突然，他聽到一陣喧鬧的叫聲和濺水聲：那群野鵝已經抖着羽毛走到岸上來了。

“小心了，不要多嘴說你是人，”馬丁對尼尔斯低聲說，接着恭恭敬敬地向前走去，招呼那群野鵝。

現在可以仔細地觀察這一整群飛行的同伴了。應該承認，這些野鵝決不能算是美麗的。他們的個子並不高大，打扮也並不漂亮。所有的野鵝都是灰色的，好像蓋上了一層灰，在他們身上休想找到一根白色的羽毛！

他們走路的样子才难看呢！他們每走一步都要跳一下，碰到每一塊石頭都要顛一下，他們的嘴幾乎要把泥土也耕起來了。

尼尔斯甚至啞了一下。馬丁也驚奇得張開了翅膀。正派的鵝難道是這樣走路的嗎？走路的時候，當然是不慌不忙的，規規矩矩的，蹣跚要像打印子一般地踏到地上，頭應當昂得高高的。但是這些鵝走起路來一點不顧到體統，好像跛子一般。

一只老得不能再老的母野鵝領着所有的野鵝走來。哈，她才好看呢！脖子是細細的，羽毛已經掩蓋不住它的骨頭，翅膀好像被什麼野獸